



2004年，秋，北京。

9月12日，在中国现代文学馆，一场书画展正在开展。前来的宾客很多，一些还颇有声名，语言学家周有光，作家王蒙，还有老舍的女儿舒乙和沈从文的儿子沈虎维。

秋阳的光影静静落在书画展主人身上，她穿着精致的旗袍端然立在门口，一笑之间有着兰花一般的清淡宁和。已经九十岁的她，笑起来却仍保留着上个世纪名门闺秀的蕴藉。

老人叫张充和，书画展的主人，她是著名汉学家傅汉斯的妻子，文学家沈从文的姨妹。出身名门的她，被称作“最后的闺秀”。她擅昆曲，能作诗，善书法，会丹青，现任耶鲁大学艺术系的教授。

自幼学习琴棋书画

1914年，张充和出生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别墅里。

父亲张冀牖是极开明的人，深受新风潮的影响，对待女儿和儿子远没有时人那么泾渭分明。他为这刚出生的孩子起了个名字，叫充和。同她的三个姐姐一样，充和的名字里也有“两条腿”，张冀牖希望女儿们不要困守在闺房里，都能走得更高更远。

出生8个月后，充和过继给了叔祖母识修。识修是李鸿章的四弟之女，但识修并不是有福的人，丈夫和孩子早亡。充和的到来，照亮了叔祖母识修寂寞的晚年。在充和身上，识修投注了全部精力，她严格地为充和挑选老师，花重金请了考古学家朱谦钦当她的塾师，还另请了一位前清举人专教她诗词歌赋。天资聪颖的她也没让祖母失望，三岁诵诗，六岁能背整篇的《千字文》和《三字经》，未及十岁，便已会联诗对句。

“水磨腔”伴随一生

十六岁那年，祖母过世了，她进

“最后的闺秀” 张充和

○岚枫

入父亲张冀牖创办的乐益女中念书，张闻天、柳亚子和叶圣陶都任教于此。

张冀牖是个昆曲迷，常请昆曲家来家中教女儿们拍曲，她头一次晓得，原来那些读过的戏文是可以唱的。她幼时对昆曲萌生的一点兴趣至此蓬勃生发，“我总是能在很长的戏里一下就认出我读过的一幕，或在一个唱段里认出我熟悉的词句，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引我入了昆曲的门”。从此，昆曲雅正的“水磨腔”悠悠伴随着她一生。

“大家闺秀”淡然看赞誉

她的书法也为她赢得很多赞誉，后来，她被称为“当世小楷第一人”。文学家董桥多次写文赞誉她，称她的“毛笔小楷漂亮得可下酒，秀慧的笔势孕育温存的学养，集字成篇，流露的又是乌衣巷口三分寂寥的芳菲”。

可她似乎并不在意，只是淡淡笑道：“我一辈子都是玩儿。”她对别人的赞誉一直抱着一种淡漠的态度，说“我写东西就是随地吐痰，留不住。谁碰上就拿去发表了”，在她身上，始终有着童年时代熏陶出的闺秀气质，把琴棋书画视为必要的修养，淡然面对铺天盖地的赞赏。

传统女爱恋“阳光男”

1947年，张充和在北大教授书法和昆曲，这一年，她结识了一个叫傅汉斯的德裔美国人。他精通德、法、英、意大利文学，来到中国学习汉学。

在北大，傅汉斯常来沈从文家做客，而充和那时也住在姐姐、姐夫家中。傅汉斯回忆道：“沈从文认为我对张充和比对他更有兴趣。从那以后，我到他家，他就不再多同我谈话了，马上就叫张充和，让我们单独待在一起。”

1948年11月19日，他们举行了一个中西结合的婚礼。两个月后，她随他赴美，离开了中国。

他们先定居在加州的伯克利，后来又移居到康涅狄格州的北港，傅汉思去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，而她在耶鲁大学讲授中国书法和昆曲。

张充和决意在耶鲁将中国文化传扬开来，尽管这是很艰难的一件事，美国学生把中国书法当成画画，对昆曲唱的什么故事都弄不清楚，但她并不灰心。没有笛师，她便先将笛音录好，备唱时放送。她的努力渐渐汇积成河，许多年后，她播下的昆曲种子终于发芽。她的四位高徒，在促成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”一事上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一生自由张充和

2004年，张充和书画展和一系列关于她的书出版，让“张充和”这个名字突然被大众熟知。无数人感慨她身上大家闺秀的气质，唤醒了对上世纪30年代那些女子的怀念。

她的丈夫，这位来自美国加州的男子把加州的阳光也带给了她，她于是得以自由地生活，保留她生命中的美好与诗意。即使在西方，她也不曾改变过，傅汉斯用了一辈子的时间，融入她雅致的东方世界。

傅汉斯已经去世了。他没有给她其他东西，只有一段生活。现世安稳，岁月静好。

（摘自《西南联大的爱情往事》
辽宁教育出版社）